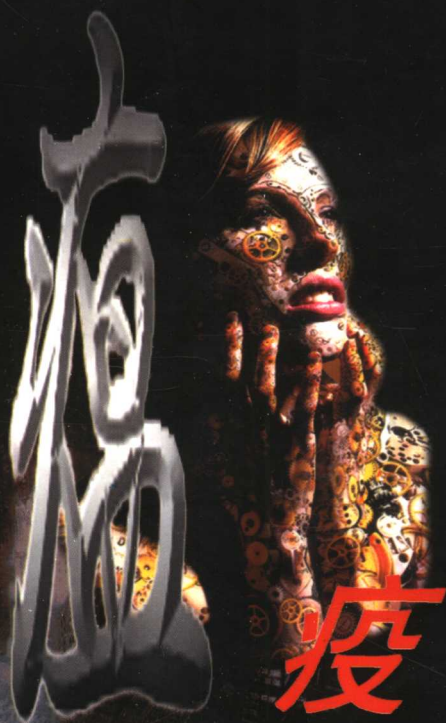


白天

人生陷阱



白天 著

人生陷阱



白天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瘟疫/白天著. —北京: 团结出版社: 大众文艺出版社,
2001.3

(白天作品集·人生陷阱系列)

ISBN 7-80130-473-X

I. 瘟… II. 白… III. 纪实文学-中国-当代 IV. 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88192 号

版权合同号图字: 01-1999-3264

出版: 团结出版社

(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)

[电话 (010) 6513.3603 (发行部) 6524.4792 (编辑部)]

http: //www. tuanjiecs. com

E-mail: unitypub@263.net.

经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: 北京兆成印刷厂

开本: 850×1168 毫米

印张: 11.125

字数: 263 千字

印数: 5000

版次: 2001 年 3 月第一版

印次: 2001 年 3 月 (北京) 第一次印刷

书号: ISBN 7-80130-473-X/I·24

定价: 19.60 元 (平)

(如有印装差错, 请与本社联系)

目 录

第一部分

瘟 疫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1 危险的肉票 …… (1) | 8 险入陷阱 …… (98) |
| 2 突访旧友 …… (13) | 9 翻脸不认人 …… (112) |
| 3 一群酒肉朋友 …… (26) | 10 夜深人不静 …… (125) |
| 4 不打不相识 …… (42) | 11 疑云渐开 …… (140) |
| 5 威风不减当年 …… (55) | 12 罪魁祸首 …… (152) |
| 6 妖艳的女病人 …… (69) | 13 尾声 …… (173) |
| 7 真相大白 …… (84) | |

第二部分

顶 链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1 艳遇惹来的麻烦 … (176) | 7 总经理之女 …… (259) |
| 2 志在必得 …… (189) | 8 情势骤变 …… (272) |
| 3 看她的手段 …… (202) | 9 双双被困 …… (285) |
| 4 脱身妙计 …… (217) | 10 仍然输了一着 …… (300) |
| 5 利诱老贼婆 …… (231) | 11 力图扭转大局 …… (315) |
| 6 误入贼窝 …… (245) | 12 春梦一场 …… (333) |

1 危险的肉票

世界上,无论任何一个国家,包括东方国家,或西方国家,以及地球上的每一角落,甚至那些尚未完全开化的落后地区……

如果一旦发生了瘟疫,必尽全力扑灭,遏止它的扩大和蔓延,以期减少死亡的数字。

然而,谁会想像得到,居然会有人企图制造瘟疫,这未免太丧心病狂了吧?

这一个骇人听闻的阴谋,正在九龙地区,神不知鬼不觉地暗中酝酿着……

九龙海关的自鸣钟,刚敲完了第十下。

一辆铁壳的大货车,缓缓地由亚皆老街,驶到了“九龙医院”的门口,停在了街边。

车上的司机,抬起手腕一看,正好是十点钟!

就在这时候,忽然医院里传出一声女人的惊呼:

“啊!”

接着,砰然两声枪响,又是一声女人的惨叫,医院里顿时惊乱成一片。

随见大门开处,冲出几名彪形大汉,挟持着三个穿直条病人衣服的患者,迅速冲向街边停着的大货车,以枪逼着他们上车,然后风驰电掣而去。

这是一桩令人匪夷所思的离奇绑票案,因为被歹徒从“九龙医院”架走的三名病人,是甫自印度来港的旅客。而那地区正发生瘟

疫，所以他们被海关检疫组禁止入境，送到医院予以隔离，以免为港九带来灾祸。

谁知就在当天的晚上，这三名旅客竟遭到了绑票！

警方获悉这个消息，顿时大为震惊，因为被歹徒架走的，并不是普通的旅客，而是来自瘟疫地区的。

他们原是被隔离的，现在却被歹徒弄出了医院。万一病菌传染给歹徒，再散播开来，使港九也发生瘟疫，后果的严重就不堪设想啦！

于是，警方一时如临大敌，大为紧张起来，出动了大批人马，对整个九龙展开搜索行动。

在“九龙医院”里，当时目击那几名歹徒的，只有个名叫钟兰的年轻护士，可是她被歹徒射击成重伤，在送往手术室急救时，便死在手术台上了。

他的哥哥钟强，也是这家医院的医生，出事的时候正在二楼巡视病房。等他惊获钟兰被枪击，赶到手术室去，她已是香消玉殒了。

钟强只有这么一个妹妹，突然惨遭这意外的不幸，使他悲愤欲绝。恨不得把那些歹徒抓来，一个个活生生地揍死，才能消除心中的愤恨！

经院方的百般劝慰，总算把深受刺激，形同疯狂的钟强劝住。但他仍然口口声声嚷着，矢志要为妹妹报仇，使院方不得不派人监视着他，以防他贸然轻举妄动。

但是，歹徒把那三个来自瘟疫地区的“疑患”绑去，究竟目的何在呢？

如果是勒索，他们并非是很富有的旅客，并且家人远在印度。歹徒难道对这“远水”救不了“近火”的买卖，也犯得着担这么大的风险，未免“小题”“大做”，得不偿失啦！

何况被绑去的三个“危险人物”，一旦被传染，既不敢求医，只

有活生生地等死。除非这些歹徒没摸清“行情”，或是活得不耐烦了，又何苦找这个麻烦？

但天下的事就有这么奇怪，歹徒们偏偏选中了这三个人！

这件离奇的绑票案发生后，从当天夜里开始，整个九龙就陷入了紧张、恐怖的状况中。等到第二天消息不胫而走，传了开去，更是人人自危，惶恐不可终日，仿佛世界的末日已经来临！

警方彻夜召开紧急会议，商讨对策，研究歹徒此举的动机，和真正的目的。

按照一般的常例，绑票的动机不外是报复，勒索，泄恨，以及黑社会圈子里的恩恩怨怨。

目的则是相同的；以这种要挟手段，向被绑的家人索取巨额赎金，或是撕票泄恨！

然而，昨夜的情况完全不同，若说歹徒是为了勒索，他们选的对象似乎不够理想，纵然能榨出点油水，也颇费周章，还要等通知了印度那边，才能干巴巴地候着汇来的赎款，歹徒哪会有这个耐心？

若说是为了报复，那就更不可能了。那三个旅客甫自印度来港，由于被视为“疑患”，当局为了防止他们将瘟疫地区的病菌带来，所以采取了紧急措施，严禁他们离境，送往“九龙医院”隔离。

他们是初次来港，根本不可能与歹徒结怨，那么他们究竟为什么会被歹徒绑去呢？

尽管警方开了整夜的会议，仍然得不到一个结论，只好等歹徒表示态度。

另一方面，警方利用报纸，广播电台，电视，展开了向歹徒的心理攻势，警告他们，那三个旅客是“危险人物”，凡是接近他们的人，均易受到病菌传染，万一染上瘟疫，不仅只有死路一条，甚至将危害到整个港九。

因此警方要求歹徒自动交出那三个人，或是把他们秘闭在某

处,通知警方去接回医院,保证将不予追究。

但是,尽管这些报纸,广播电台,电视,苦口婆心地向歹徒说明利害,结果却毫无反应,就如同石沉大海似的,连一点消息都没有。

整个的上午,就在焦急,忧虑,紧张,恐怖交织的气氛下过去了……

繁华热闹的九龙,顿成了死市,大街小巷上,除了警方的人员在活动,几乎看不到一个行人,家家户户都关门闭户,除非是万不得已,绝不敢轻易外出。

于是,娱乐场所停止了营业,商店不敢做生意,机关停止了办公,学校停止了上课……一切的活动停止了。

钟强是“九龙医院”中最年轻的几位驻院医师之一,他是外科部门的一把好手,深得外科主任罗大卫的器重,他的女儿罗婉玲,便是钟强的密友。

在九龙,钟强惟一的亲人,就是他的妹妹钟兰。他们兄妹两个相依为命,共同生活,共同工作。白天在“九龙医院”,一个是外科医生,一个是护士。晚上回到院方分配给他们的一幢精致的小洋房里,罗婉玲是每晚必然参加的,三个年轻人聚在一起,或是谈天说笑,或是收看电视节目,或是一起出去玩,其乐融融。

偏偏昨晚兄妹两个都是夜班,谁会想到发生这意外的不幸!

钟强骤遭惨变,受了过度的刺激,以致情绪非常冲动。院方怕他再有意外,不得不替他注射了镇定剂,派一名医师和两名护士,留在他的住处照顾。

罗氏父女昨夜惊闻噩耗,就一直在旁劝慰,到半夜里看他注射后,渐渐定安下来,始怅然离去。

今天一早,他们又来到了钟强家里。

只见钟强躺在床上,脸上没有任何表情,木然地凝视着天花板,从他血丝满布的眼睛看出,他是整夜都未曾睡过。

罗婉玲不由地一阵心酸,悲从中来,一进门就情不自禁地低泣

起来。

做父亲的忙扯下她的衣角，轻声说：

“婉玲，我们是来劝慰他的，你这样不是更使他难过了吗？”

罗婉玲这才掏出手帕，拭去脸上的泪痕，强自装出了一丝笑容。

派在这里的医师，和两名护士，见了罗大卫，均肃然起敬地叫了声：

“主任…”

罗大卫微微点下了头，心情沉重地问：

“他怎么样？”

医师回答说：

“从昨夜主任走了之后，他一直就这么躺着，动也不动一下，也没有说过一句话。”

罗大卫不禁叹了口气，上前语重意深地说：

“钟强，你一向都很达观的，这件不幸的事既已经发生，徒然悲伤，也是无济于事，你要保重自己的身体啊！”

床上的钟强，似乎对他们的到来，尚浑然未觉，仍然两眼直直地凝视着天花板。

罗大卫见状，心知这时候钟强受的刺激太深，只有让女儿去安慰他，或许比他这老头子的苦口婆心，来得有用多了。

于是他说：

“我是特地抽空来看看你的，手术室里还等着我回去。钟强，希望你好好休息几天，我让婉玲在这里陪你。”

说完，他看钟强仍然毫无反应，只得向那位医师和两名护士，暗使了一下眼色说：

“我们回医院去吧！”

叹息声中，罗大卫带着他们，怅然离去了。

罗婉玲走到了床前，望望他，然后在床边坐下，想找什么话劝

慰他，一时又不知从何说起。

“强……”她刚一出口，竟又悲从中来，情不自禁地扑在他胸前，伤心欲绝地痛哭失声起来。

钟强似有所觉地，眼珠子转动了两下，忽然伸手抚着她柔软的秀发说：

“婉玲，你不要哭，哭是弱者的表示，我们不要作弱者，应该坚强起来，我绝不会让妹妹死不瞑目的！”

罗婉玲止住了哭泣，诧然惊问：

“你，你准备……”

钟强毅然说出了他的心愿：

“我要为妹妹报仇！”

“报仇？”罗婉玲吓了一跳：“强，你可不能乱来呀！……”

钟强沉痛地回忆着：

“记得在几年以前，我是个在学校里混日子的飞仔，成天跟那些小流氓混在一起，不是打架生事，就是调皮捣蛋。有一次我被流氓击成重伤，抬到‘九龙医院’，已经是奄奄一息了，幸好你爸爸尽力挽回了我的生命。在我伤愈出院的那天，他拍着我的肩头说：‘小伙子，一个人的生命，是要自己珍惜的，如果你并不把它当一回事，那么下次再送到我这里来，我会成全你这种视死如归的精神！’这些话……”

他顿了顿，继续说：“当时我只是一笑置之，回家以后我立刻带着刀子，准备去找那班流氓报仇。妹妹知道了，忙把我一把抱住，也像你刚才一样，流着眼泪恳求我说：‘哥哥，你可不能乱来好吗！’那时候不知有一股什么力量，阻止了我去报仇……”

罗婉玲接口说：

“后来你就立志改邪归正，毅然考取了‘香港医学院’，对吗？”

钟强点了点头说：“我今天能成为一个外科医生，全仗你爸爸的帮助和鼓励，不然我可能早已沦落为流氓了。……自从进了医

学院以后，我就矢志不再跟过去的那些飞仔为伍，可是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他忽然坐了起来，恨声说：

“妹妹无原无故地遭此横祸，我能无动于衷吗？婉玲，你不要阻止我，我一定要找出凶手，替妹妹报这个仇！”

罗婉玲凄然说：

“强，兰姐的不幸，爸和我都非常难过，伤心的程度绝不亚于你。但我相信，警方一定会很快查出凶手的，法律会制裁他们，给与应得之罪，不需要你亲自出面的。你又何必以身试险，那是犯不上的呀！”

钟强哈哈大笑说：

“犯不上，我觉得没有什么犯不上的，我只要证明一点，我手里的手术刀，虽然能够救人，同样也能够用来杀人！”

罗婉玲暗吃一惊，急忙将他的手执住说：

“强，你这样做是在毁灭自己的前途呀！难道……难道你不为我想一想？”

钟强沉声说：

“我已想了整整一夜，这不是我恶性复发，而是那些杀人不眨眼的匪徒，逼我这样做的！”

“你一切后果都不顾了？”罗婉玲感到一阵痛心。

钟强凝视了她片刻，终于心有不忍地说：

“婉玲，你不要为我担心，我只要决定查明那些匪徒的来龙去脉，然后由警方去处理，这样才尽到了对妹妹的一点心意哦！难道你反对我这样做？”

罗婉玲自然不能表示反对，他们兄妹情深，一向相依为命。如今钟兰遭此杀身之祸，要教钟强置身事外，不闻不问，听由警方去处理一切，那是不可能的。

因此她微微点下了头，婉转说：

“只要你不是直接去找那些匪徒，跟他们拼个你死我活，我自

然不会阻止你的。……并且,我也愿意为兰姐尽一份心意!”

钟强只好强自一笑,言不由衷地说:

“妹妹已经死了,即使我能把所有的匪徒杀尽,也不可能使妹妹复生。当然,我们活着的,除了尽一份心意之外,又能替她什么,以告慰亡灵呢?”

罗婉玲看他已不再坚持己见,这才转忧为喜,嫣然一笑说:

“强,我知道你是有理智的,不会任性乱来……”

说着,她情不自禁地,又发出了一声深重的叹息!

钟强极力不使自己的悲愤流露于形色,反而劝慰罗婉玲说:

“婉玲,你也不要太难过了,我知道妹妹和你的感情非常好,一向就如同自己亲姊妹一样。如今呢!……唉!我怎么尽提这些,婉玲,我们想开些吧,死的已经死了,活的仍然要活下去……对了,你今天怎么没有去上学?”

罗婉玲神色凝重地说:

“学校今天停课……”

“停课?”钟强茫然问:“为什么?”

罗婉玲郑重说:

“你还不知道吗,今天所有的报纸,电台,电视中都在忠告那些匪徒,劝他们自动把那三个绑去的旅客交出来。因为那三个人的身上可能带有瘟疫病菌,一旦传染开来,严重的后果实在不堪设想。所以整个九龙地区的机关、学校、商店、娱乐场所,全部采取了紧急措施。我们学校已经临时宣布停课,直到匪徒把那三个人交出来为止。”

钟强忿声说:

“这真是因噎废食,如果匪徒不交出那三个人,整个九龙就无限期地瘫痪下去不成?”

罗婉玲怔怔地说:

“警方只是呼吁九龙地区的居民,随时提高警觉,注意任何行

迹可疑的人，或者提供关于匪徒的消息。并且警方警告藏匿那三个人的匪徒，希望他们……”

“希望他们把人自动交出来？”钟强不屑地说：“警方未免太天真了，匪徒是明知那三个人，足以威胁到整个港九居民的安全，才把他们绑去的。如果肯交出来，又何必来此一举？”

罗婉玲不禁诧异地问：

“难道匪徒自己不怕被传染瘟疫？”

钟强沉思了一下，始判断说：

“据我看，在匪徒之中，一定有懂医术的人在内，否则绝不敢冒这样大的险！”

罗婉玲急问：

“那么匪徒的目的何在呢？”

钟强断然指出：

“勒索！”

罗婉玲茫然不解地说：

“勒索？九龙地区的豪门巨户多的是，匪徒为什么偏偏选中了那三个既不富有，又有危险性的对象？”

钟强正色说：

“这个问题困扰了我一夜，最后终于想出了答案，匪徒勒索的对象，很可能就是香港政府！”

“向香港政府勒索？”罗婉玲诧然问。

“嗯！”钟强解释给她听：“这是非常明显的，诚如你刚才说的，九龙地区的豪门巨户多的是，匪徒为什么偏偏选中了三个‘疑患’？不消说，他们必然是故意的，目的是要制造恐怖，使港九人人自危。当局为了避免瘟疫的发生，最后只有接受他们的任何条件，这不是形同向政府勒索？”

罗婉玲这才恍然大悟说：

“你的判断非常可能，除此之外，匪徒绝对没有任何理由，要把

那三个有危害大众安全的人绑去呀！……强，你的这种想法，不知警方想到了没有？”

钟强神情肃然地说：

“这很难说，但警方已经犯了一个绝大的错误！”

“什么错误？”罗婉玲问。

钟强郑重其事地说：“我认为警方对昨夜发生的事，应该绝对封锁新闻，不可以让九龙的居民知道这个消息。现在这消息已经惊动了整个港九，形成人人自危，惶恐不可终日的紧张气氛，无异是替匪徒造成先声夺人的态势。如果他们向香港政府勒索，当局为了整个九龙居民的安全，势必就范，接受匪徒的任何条件，这不是犯了绝大的错误？”

罗婉玲微微点着头说：

“现在消息早已传开，除非是警方赶快抓住那些匪徒，找回那三个人，九龙的居民谁也不敢外出活动啦！”

钟强没有说话，他下了床，径自走到书桌前面，默默凝视着他们兄妹与罗婉玲在浅水湾合拍的照片。

那只精致的相框里，钟强居中，拥着两个身穿泳装的健美少女，各人脸上均展露着欢悦的笑容。然而，此情此景，已不复再有了……

钟强虽是极力抑制自己的情绪，但在不知不觉中，两行热泪已经流露下来。

他赶紧用手拭去，但已被悄然走到他身后的罗婉玲发觉，从背后搂抱住他说：

“强，到我家去散散心吧……”

钟强犹豫了一下说：

“好吧，你先回去，我要漱洗一下，换件衣服，回头就来……”

罗婉玲却不放心说：

“那我等你好啦！”

钟强忽然回过身来，两手扶着她的肩膀说：

“你还是先回去吧，我说来一定来……”

罗婉玲把嘴一撇说：

“为什么不让我等你一起走呢？”

钟强讷讷地说：

“我，我想单独静一静……”

没等他说完，罗婉玲已倏然说：

“哦，原来你是嫌我在这里，打扰了你的安静，所以赶我走？哼，我偏不走！”

钟强无可奈何，只好苦笑说：

“婉玲，我绝没有赶你走的意思，既然你误会了，那我不妨告诉你吧，我要你先回去，是准备出去一趟，回头再到府上去。”

罗婉玲惊问：

“你上哪里去？”

钟强坦然说：

“不瞒你说，我想到九龙城去找一个人……”

罗婉玲急问：

“找谁？”

钟强回答说：

“这个人的绰号叫顺风耳，她的消息非常灵通，如果能找到她，或许对我有点帮助。”

罗婉玲不由皱起了眉头说：

“既然有这么一个人，警方一定会去找她的，你又何必去……”

钟强苦笑说：

“警方绝对找不到她的，这个人的脾气很固执，她从来不愿跟警方的人打交道，如果去九龙城找她，恐怕连人都见不到哦！”

“那你又怎能见到呢？”罗婉玲问。

“我也只是去碰碰运气，其实我也没见过她，必须先找到另外

一个跟她有交情的人。凭着那个人的关系,再设法安排我们见面……”

“我实在不相信,那个叫做什么顺风耳的人,轻易会出卖消息给你,我看你还是不必去找她了,我们走吧!”

钟强坚持说:

“不,婉玲,这件事你最好不要阻止我,如果不去见她一面的话,我是永远也都不会死心的!”

罗婉玲看他表示得非常坚决,心知无法劝阻得了,只好退而求其次地说:

“那么我陪你去!……”

钟强断然拒绝说:

“不行,你跟去会有很多不方便,还是我一个人去比较好,我去一趟很快就回来,你先回去等我吧!”

罗婉玲又劝了他一阵,仍然未能使他改变初衷,无可奈何之下,她只好怅然先行离去。

钟强目送她走远了,立即回进屋里,换上一套笔挺的西服,带着一万港币现款,匆匆出发,单枪匹马地前往九龙城去了。

谁知,罗婉玲并没有回家,而是顾好了一部“的士”,在亚皆老街的路边等着,眼见钟强乘车驶过,她立即吩咐司机,紧紧尾随暗中跟踪着……

2 突访旧友

过去九龙城形同是三不管的地带，警方鞭长莫及，等于没有法律的存在。

如今高楼大厦林立，令人耳目一新，但它仍是藏污纳垢，到处充斥着罪恶，以及恶势力横行无忌的罪恶之城。尽管如此，对于港九两地，或外来的游客，却具有莫大的诱惑力！

每逢华灯初上，形形色色的人物，便纷纷从各地涌向了九龙城来。

于是，闻名的地下赌场，开始了通宵达旦的狂赌。小戏院里，一场接一场地上演着色情的脱衣舞。吸烟毒的场所，接待着一批批吞云吐雾的“瘾君子”。私娼馆里，花枝招展的女人在出卖廉价的爱情……一切的罪恶，在每一个角落上演，使三教九流的人物，趁机大肆活动起来，形成对文明世界的一大讽刺！

然而，在白天里，一切都归趋于平静了，整个的九龙城里，如同是一片废墟，一座死城。

钟强已经有好几年，没有涉足这个罪恶之城了，今天突然置身其境，似乎感到非常的陌生。

尤其他要找的那个人，好几年没见过面了，如今是否还能找到，尚大有问题呢！

他叫车子停在了打鼓岭道的街口，下车付了车资，便向一条肮脏的小巷子里走去。

来到巷子的尽头，一栋旧木屋的门前，钟强忽然趑趄不前起